

紫叶线

小日常与大时代

——评话剧《八廓街北院》

桑吉东智



图为剧照。

桑吉东智 摄

话剧《八廓街北院》如同一首简单的歌，朴实又真切。朴实到舞台上的每个人物就仿佛生活在你身边，真切到犹如你走进了拉萨八廓街上任何一处居民大院。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接地气的话剧作品，却道出了西藏社会历史变革中每个人物的命运转向和情感世界，可谓近年来西藏现实主义舞台艺术作品的精品力作。

“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亲”

《八廓街北院》的故事发生地，就是今天位于拉萨八廓北街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所在地。话剧一开场，传统藏戏人物的舞蹈和韵白将观众瞬间代入历史情景当中，穿着清朝官服的角色与一位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站在院落左侧的古井旁，清朝官员以“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亲”这句话作为祝福，将手里捧着的一瓶井水敬献给身边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富有历史生活气息

的一句话，穿越历史的天空，赋予了这部剧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厚度和鲜活场景。

一个故事两条线

话剧《八廓街北院》讲述了自1980年代初期至今，拉萨八廓北街这个古老的大院里发生的生活琐事，通过一幕幕日常生活场景、大院居民们生活条件日新月异的改变和人们精神状态的起伏跌宕，润物无声地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西藏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

在这静静流淌的岁月背后，实际上有两条意味深长的故事线索，第一条线索是男主角其美所走过的一生：其美出身农奴，在西藏民主改革以前过着“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没有任何权利”的悲惨生活。在那苦海般的日子，他与一名女子相知相爱，并冲破世俗的眼光和阻挠孕育了爱情的结

晶。然而，当孩子普珠扎出生的那一刻，母亲却难产而亡，身无分文的农奴父亲其美面对冷酷无情的农奴主，只好将怀里嗷嗷待哺的孩子放在大院门口，祈求好心人收养。

第二条线索是阿妈滚珠和普珠扎所经历的生命历程：当年轻的其美无奈将怀中婴儿放在大院门口时，刚好被经过的阿妈滚珠看见，她菩萨般的心肠不仅接收并养育了这个婴儿，还替其美保守了这个秘密。春去秋来几十年，阿妈滚珠年迈，她这一生最后的愿望就是让其美与普珠扎父子相认，然而这对于叛逆顽皮的普珠扎和愧疚了半辈子的其美来说谈何容易。

这两条故事线索的具体情节并没有出现在舞台上，而是作为故事前传的形式出现在演员的台词里一笔带过。然而，这正是这部话剧真正潜藏的力量所在：其美从农奴到党的基层干部的身份转变，是百万农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并成为新西藏主人的典型形象；阿妈滚珠淳朴、真挚、一生向善的品格，是西藏最普通老百姓的精神象征；而普珠扎从旧社会的弃婴到新社会非遗文化传承者的转变，是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比以往更加熠熠生辉的拟人化表达。

从井水到自来水

这部话剧以“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亲”作为序言，纵向延伸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历史深度。在主戏中，大院自改革开放以来，为改善居民的用水条件，从古井到压井再到自来水，取水技术的改进使得用水越来越方便。而每一次新的取水技术所取得的头道水，都会举行一次相同的敬献仪式并以“共饮一井水、同为一家亲”作为祝福。阿妈滚珠作为西藏传统美德的象征，前几次头道水都献给了她。而她走后，杨志作为新时代老西藏精神的载体，其美把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开馆仪式上的头道水献给了杨老师，具有向时代精神致敬的象征意义。真可谓上善若水。

奋进新征程（外一首）

罗蒙

长天高远，大地芬芳
所有的心潮在激荡
所有的目光在凝望
二十大的春风
把宏伟的蓝图徐徐铺展

大街小巷漫卷的红旗
田间工厂豪迈的歌声
长江黄河奔涌的波涛
一起奏响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交响史诗

号角已经吹响
十四亿中华儿女，迸发出
气壮山河的磅礴伟力
阔步迈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我们信心满怀
我们步履铿锵
道路两旁
草木摇曳，山河欢呼
天地间涌起浩荡的春潮

我们逢山开路
我们遇水架桥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以初心使命奋进新征程
用责任担当建功新时代

家园来信

不必担心，小径曲折
新修的水泥路
拓宽了村庄的梦想

野菊绽放，硕果压枝
沿途的花果
都是照亮你脚步的灯笼

村训上墙，村歌飘扬
地里归来的人们
笑声在文化广场上回荡

门前芙蓉，屋后翠竹
粉墙黛瓦的家园
美过城市里的民俗客栈

登陆平台，直播带货
从未经过商的父母
破天荒地吧农产品销往四面八方

只是，每每听见喜鹊欢叫
母亲总会走出门外
以为秋风，接回了远方的你

行走在青稞地

高群斌

日喀则市区南郊，有着大片开阔的青稞地，清淡自然、绿色葱葱。人们可以走进田地里，去感受青稞成长的过程。

青稞一年一成熟，它主要生长期也就那几个月。青稞收获的日子里，田间地头随处都能听到农民哼着小曲儿，手持电动收割机发出“嘟嘟嘟”的马达声。几乎家家户户都开着农用电动三轮车，驮着工具用品与酥油茶、糌粑等，在自家田埂上撑起一把巨型遮阳伞。累了，一家人就地围坐成圈，休息在伞下的阴凉处，喝喝啤酒、吃吃零食、话家常。大家把收割好的青稞扎成一捆，码成垛，有的堆得一人多高，堆到顶部时特地把两边压低，形成斜坡以防止雨水的浸透。

日喀则雨季不长，大多集中在青稞生长期。7至8月份青稞渐渐成熟后，雨水就慢慢稀少了；9月以后，就渐渐进入每年的旱季，气候非常干燥，空气中含氧与含水量非常低。正因为如此，农民们并不急着把青稞运回去，在田野里堆上个把月是常有的事情，任凭各种鸟儿前来啄食分享收获青稞的喜悦。

这时候，最开心的要数野鸭子与黑颈鹤了，它们凭着是国家野生保护动物，常常组团来掠食。当地人们也没有驱赶的意思，任由鸟儿们偷嘴撒欢，自然而然中人与动物相处得和睦如邻。

堆置的青稞经过自然风干，更容易打下青稞粒儿。农民脱粒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把一把把青稞放在木板上拍打敲击后，再抖下颗粒，这样的脱落方式效率低，特别累人；也有农民就着收割好的青稞地，先用拖拉机拖着一根粗粗的柳树枝，来来回回在地面上转圈，不一会儿功夫就把露着的青稞根刮得干干净净，最后在拖拉机反复碾压下就做成了平整的场地。人们把青稞匀摊在场地上来回挤压，叉开草秆、搬走碎草，迎风扬起后，落下一堆堆金黄色青稞。

近年来，当地农民的收割方式变化很大，开始以机械化为主；收割与脱粒一体机很受当地农民欢迎，人们只需拿着袋子对着脱粒机器口装青稞就可以了；就连青稞杆子也同时被打成碎草，成为牲畜过冬的饲料。

青稞收获后，剩在田野里的野草与青稞根子，自然就成了动物们的美味。

青稞，历经风霜雨雪，一年一收获；人们，历经万物轮回，和谐共生！



张永生 摄

舌尖上的松茸

芮锦锋

在产地西藏林芝，松茸也只有七八九三个月份有；第二极难保存，最多三天就会腐烂。所以，要想在我们这吃上一口新鲜的野生松茸，那是极为不易的。

阿来在她的《蘑菇圈》里有这么一段文字，“阿妈斯炯坐在石头上，一脸慈爱的表情，在她身子的四周，都是雨后刚出土的松茸。镜头中，阿妈斯炯无声地动着嘴巴，那是她在跟这些蘑菇说话。她说了许久的话。周围的蘑菇更多，更大了。她开始采摘，带着郑重的表情，小心翼翼地下手，把采摘下来的蘑菇轻手轻脚地装进筐里。临走，还用树叶和苔藓把那些刚刚露头的小

蘑菇掩盖起来。”极好地再现了挖松茸的场景。

我所教的班级里有一位学生家住林芝市巴宜区，那里是松茸的产地。她说，在松茸季，全家老小总动员，上至60岁的老阿妈，下至读小学的妹妹，都是老早骑着摩托车找松茸。晚去了，松茸就被别人给挖走了。运气好的话一个人每天能挖到三四斤，运气不好很有可能空手而归。这几年由于气候的变化，以及过度采挖，松茸的行踪已经越来越隐秘了，牧民们往山里走得也越来越深了。据说，松茸必须带土挖，才能保存得久一点。

全国出名的鲁明石锅鸡在松茸季卖得很旺，一盆石锅鸡除了据说吃着冬虫夏草满山跑的土鸡作为主料，还要配一斤左右的松茸，再加上手掌参、灵芝、枸杞等名贵配料。这些山珍放到一口人工手凿的墨脱石锅里一煮，就能香飘十里。

我曾经想带口石锅回来，但是学生打断了我的念头。没用的，即使是同样的石锅，同样的主材，同样的配料，在拉萨都煮不出一样的味道，更何况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南？水质不同，食材的新鲜程度不同，都会影响食物的最终口感。

其实，每一样食物都是大自然的恩赐，我只希望，更多的年轻一代能够像阿妈斯炯一样，善待每一棵松茸。

